

湖廣通志

湖廣通志

宋
崇陽縣

巖頭寺題名

李綱丞相

銀青光祿大夫隴西郡公李綱自通城如崇陽中路宿巖頭寺
爲目之曰寶陀巖男宗之從行建炎戊申六月十九日

跋丞相李公寶翰

陳仲微

總閣山僧已不能考碑文又於總幹胡公鼎

話次得之蓋丁未貶鄂州戊申往來宗通所染碑石遂爲山僧
鬻於蒲川爲喜雨記旣又易爲慶元縣學記而碑陰無恙得所
聞亟遣客朱生謁邑大夫摹刻之一置縣廳一置巖所七十年
流落它邑一旦歸之故山何前者之漫不省耶因思一時君子
小人進退若有關於天而人不與者汪黃在建炎欲罷張傳而

廢宗澤則先去綱此機之失人也姦僧相紹興欲罷諸將并誅
岳飛則先貶浚此機再失亦人也獨未武昌之命則有異議
者出於浚高皇帝仁明神武未之信也再疏而後寘亦浚所發
一浚也而建紹如二人焉人乎天平浚移姦邪反覆之疏以
鼠書聞之臣則兩河淩淩在旦夕何待異日江上之役哉蓋三
山以後識趣非復殿中執法時而機會往矣則於潛善伯彥輩
何書文何以詰姦櫓之議已哉其視去聲疾呼於七年之前決
策從容於受圍之際定經制招撫於七十五日間者始終一節
何如僕庚戌趨府嘗拜岳侯國簿祠下茲又得寶陀真蹟敬祠
祀於山間俾歲以是日奉寒泉之薦庶迷二公本末云寶祐癸
丑秋孟令陳仲微題

垂厓祠堂記

節文

王谷

知縣

垂厓公諱詠字復之太平興國中嘗宰崇陽蓋流風善政遺之
至今雖三尺童子能傳公之臨民無文字以慰斯民而民不能
忘公之心且有請於余也崇陽地廣人稀境之會茂林重鎮民
阻於食遂畲粟植茶拙於治產公宣以政教舍末務本縣素無
桑使拔茶而藝之教令未罕而公繩之以法不數年盡一邑之
境皆植桑至今羅紉衣被公一日坐北峯亭鄉民市蔬而還者
公召筮之以其不能自時而易於他人也自此家植蔬菓俗習
勤儉利用厚生民到于今受其賜其教民之術大畧如此夫當
盤錯之地者過於嚴密臨朴野之境者失於鄙慢是不能教者
也惟公治崇陽一以愷悌之心待之故人皆知愛而亦不能忘
公嗚呼可謂盛德矣欲承乏崇陽尹以記公之祠不獨著邑人
之不忘而將廣其傳也

元

社稷壇記

無名氏

鄆屬邑七崇陽爲望垂厓公舊治有異政焉大德五年春余來觀風考其遺跡僅有存者而社壇穴陋最甚乃擇善地示以禮經俾之改築越明年而成其邑長來言曰下官曾不知文然鄉者宰邑江山邑中修營咸刻石記之今茲之後非益無以寧神而非公亦無以示遠也意者亦欲爲江山刻石不識可乎予曰雖然張公之異政非求奇於撫字催科之外也爲邑長於斯者尚其思之壇四在美美亭前東杜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雷雨師居後其制一本晦菴朱子所定云

重脩垂厓祠記

程文海

樂貧人以及其所從所遊處彌遠而清久而益不忘故觀河洛

而思禹見其堂如見召伯焉此一念之真也華厓張公有遺愛於崇陽邑人祠之至今嗚呼可感也已按公之終更而去也民思之生祠公于所建美美亭春秋祭祀不絕紹聖中移至淨刹院紹興復祠于美美亭隆興二年邑令陶懋以北峯亭亦公遺跡乃從焉而命梵安淨庵主祠亭郡志云爾今郡別駕何雲翁介其父老言曰美美舊有公祠前令新亭而其祠廢大德庚子邑長改建社壇于亭前因復立石伐實係辭夫一念之不忘則窮天地亘萬世而猶存而不繫辭之有無也居而惟恐其去而猶忘其復來彼此何以行於人哉有民社者可以監矣仁人心也吾以此心被獨無是心乎所謂一念之真也有民社者又可以勉矣此吾所以重有感於斯也因書以遺白雲翁使刻之祠之成也邑長馬合馬捐俸以倡山長徐逢午吳楚賢葛文蔚

徐潮運應斗龔德英葉桂龍照之耆老葛立之劉時正董之白
雲翁者武昌路總管府治中察罕申也大德七年歲在癸卯冬
十月望日立

西溪橋記

謝文

徐源明

嵒麓

周官云司險有職通道路也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
橋梁之國郊及野不以遠近間也邑南十五里曰西清溪有橋
所以便往來也前年春洪水橫流圯梁受害畏途咫尺難猶千
里行人吁嗟莫有復其初者西溪蒲澄甫清溪邵開光兼人之
愛樂人之善慨然募鄉之好事者同乃心協乃力爰集舊蹟不
日成之以石堅固其岸種柳以護其址而農者耕者輿者騎者
往來莫不欣便嗟夫二公之復此橋也無司險之職有濟人之
善非其矯揉而出於至誠之爲然耳故記之石使歲往月還後

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惟喜者脩之葺之庶俾橋之不朽諸公
事施財者併刻于碑左

本朝

重脩儒學記

節文

伍福

臨川人提學副使

崇陽舊有學在縣西數百步創自有宋毀于元末兵燹洪武初
知縣顧華始即梵安寺故址構禮殿嚴祀事而倫堂齋舍漸次
以備諸生來游來歌於斯久矣歲逢風雨震零堂宇摧撓去年
冬本府貳守萬侯德純公務行縣顧謂學校為政所先明日視
政集吏民稽其怠事輕其罰得頌材百餘乃召邑宰焦君玘邑
博余君瑄司訓吳君讓魏君敬謂曰學之脩五有處矣而工用
之需飲食之具嚴督之方已宰主之朝夕相成規畫則邑博諸
君事也由是二三君子競勸樂為士民耆老翕然佐之創明倫

堂三間高二丈有奇深三天廣倍之東西齋六間諸生文房饌
堂若干楹皆高明堅縝經始於庚辰冬十二月落成於今年辛
巳二月規模宏遠視昔有加旣而邑郡暨諸生咸曰學脩矣邑
宰任其勞肇始實萬俟功也勿書不可乃不百里遣造士楊孟
凱徵予記用是以復諸君刻諸麗石俾觀者有徵云天順五年
夏月立

跋乖厓祠堂

達彥廣 括蒼人

拔茶栽桑鑿山灌田乖厓治崇陽之善政也民到于今稱之及
其使荆湖守成都威震於不毛信行於父子則自崇陽之政基
之耳若危瀾淵之擲抗召雁之疏平仲心服子明愧死而予謂
之姦兄恭之禍亦必待公沒而後作憶朝廷有正人天下之
福也公之成就當世爲何如記者以不登相位歸譏于時示于

四百年後亦云

北峯亭記

秦夔

余少時嘗讀宋名臣傳至張詠宰崇陽勸民拔茶種桑事嘆曰
先生之智乃能燭事幾未著之先而民卒蒙其利惠莫大焉崇
民當百世祀之可也然卒未能考竟其事成化癸巳余適承乏
鄂郡而崇爲屬邑間因勸農至其地慕先生之高風將訪先生
之故祠而吊焉詢諸邑之耆老云邑之北高阜處地名北峯先
生爲令時嘗登此相地利引白泉之水以灌民疇先生去民思
之卽其地建祠以祀先生今廢已久歲時村民往往操豚蹄壺
觴而野祭之因指示其處涼煙白草樵夫牧叟躑躅其上嗚
呼昔先生爲尹視崇民如子而民亦戴之如視父母百世之下
焉知其冤冤不眷眷於崇也顧使其遺祠爲墟而祀事不續將

亦爲政者之過與因圖所以規復之未幾西蜀劉信以名進士
來尹是邦遂以其事付之而信亦有志於爲政者乃斫材於山
陶甃於野尋故址建祠高明爽愷真足以妥靈揭虔落成之日
民有歌於道者曰我有柔柔公實植之我有良田公實灌之公
祠之廢我心孔悲今祠已復實慰我思遂相率祭祠下余聞之
曰仁政之得民心如此先生去今餘四百載中間嗣其志者不
知其幾何人而皆受代即去如去逆旅之舍於人心浸無所繫
獨先生之清風高節耿耿在人耳目其來也民休其去也民思
愈久而愈不忘何也豈非以其爲官同而仁暴之政殊也仁則
附暴則離其事間不容髮然則先生養民之功固在人心初不
在於祠之建不建也雖然祠先生非獨爲先生報抑亦爲後之
爲政者勸譬諸募壯士而懸千金之賞有激之道焉後之嗣是

邦者果能觀感興起而收名於竹帛之間則茲祠之建亦未必
爲無補祠成未有記故書此以貽信俾勒石以紀歲月若夫先
生之功業文章載在史冊茲可畧云

石視陂記節文

張賓縣文學

後唐長興二年知縣陳公建修以木爲之不逾數年木朽陂壞
厥後間廢迭興迨趙宋南渡後廢甚民大以爲艱寶慶二年監
鄂州益稅攝縣事劉煥始命士人張孝林董其役以石代木然
後堅完陂得不廢元末兵燹以來崇之民逃難解散野無煙火
山溪之水衝噬無時旣荒蕪而陂亦壞

天朝開國敷治民稍自遠還闢其田什之二三無陂水灌溉薄
旱而稼不收民甚苦之前官斯邑欲興而以其役厲爲憚遂不
果作洪武十年秋元侯來牧是邑故老以爲言侯欣然曰足民

食增國賦二者俱在于斯乎殆不可緩九月乃率耆儒造其地
度其工民之赴役者不招而集越三月而功成累石如削高丈
餘廣百步計日工三萬有奇於是決通渠瀉浩渺汪洋乎千頃
之間昔之稿者今則濡昔之潤者今則墊四方民大歸歲餘墾
其田什之八農舍周匝扶耒執耜者遍於千畝之間厥後千稼
穰穰含哺鼓腹而樂者幾千萬人咸願刻文以識之雖然昔之
宰邑者皆畏其難而不敢爲今侯之成是陂也初若易而成功
速果安在哉亦在乎順民心利民事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侯其有焉春秋大有年必特筆之
之重民食也今元侯興有世之利而民不失其有年之望又書
法之不可缺者予故爲之記侯姓元名俊字世臨河南人後之
君子觀其政足以知其人矣

重修城隍廟記

節文

楊泰

典史

崇陽城隍廟禮殿兩廡儀門一與縣署等蓋洪武初守土官遵
旨作也年久廟摧泰署事朔望謁拜弗葺爲懼於是割俸命工
腐者易缺者補丹墨藻繪咸一新之起工於宣德七年八月訖
工於十二月初九日或請誌歲月永又因請爲記云

靜思亭記

顧華

知縣

洪武七年仲秋之月予來崇陽凡兩更裘葛矣公務繁劇夙夜
勞神屢欲遠離譁雜得幽僻之境思夫致君澤民之道何者可
行何者可止何者可緩何者可急公務若何而可辦民情若何
而可察如此則思過半矣一日即所居後堂繚以土垣意圖決
渠栽蔬爲朝壘計披榛剪棘偶得古亭基址旁有老桂一株其
南方池池中石壘古橋柱者二四顧寂然面問鄉老或告予曰

昔此有亭秀芳其地曰甘棠池上有橋亦以甘棠名抑乃何時
賢令尹之所作然而莫知亭以秀芳名也何故予想夫蘇子作
春桂問答曰群芳搖落時獨秀君知否今茲老桂在旁森然獨
秀名亭之義良由是夫鄉老喜予言請仍舊名以識之乃命丘
氏取木於山市瓦於陶既成適遇宋君贊府新來佐邑揖予而
言曰子構是亭得非踵秀芳之舊習乎予應之曰古人從事玩
好故亭以秀芳名今予奉上接下終日勞心不逮尚何暇進古
人之樂哉曷若公退之暇憩斯亭也屏去外物與凡聲色犬馬
敲扑喧囂不能犯我之域即此幽靜之中方能起思何日之所
行者孰是孰非今日所作者若得若失明日所當更改者了然
在吾心中矣翌日臨政則吾所思行之既畢復憩是亭積此之
乂庶幾寡過矣乎是以先聖先師抑嘗教我曰定而后能靜靜

而後能安又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然則是亭也殆以
思名之矣矣子去爲我書之宋君喜曰聞子之言默契我志前
言特戲之耳於是乃書其扁曰靜思軒後有同志者尚保而守
之亦處身之一助也

浮溪橋記

趙弼知縣

浮溪在縣治東六七里許南受孔塘之分水北合雋水之下流
水落時則有遲數步寒裳可涉霖潦暴至上爲塘水奔騰湯激
觸岸有聲下爲雋水浩漾逆溢上襄兩岸是以舊雖有橋屢葺
屢廢到邑之明年數見橋圯於水其板木往往漂沒殆盡居
民恒苦於脩葺以爲惟石爲可久予乃哀民戶之義助并公帑
之羨儲計其物力而經營之囑工鳩石命義官陳恭以董治其
事遂以成化十九年十月始事民譴趨之不百日而告成未幾